

银说话

鲍尔吉·原野 著

蒙古族最优秀的作家和摄影家联手打造
中国第一部彩色蒙古散文集
席慕蓉、腾格尔、张晓风联袂推荐!!

◎ 鲍尔吉·原野 著

银说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说话 / 鲍尔吉·原野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6.3

ISBN 7-80228-036-2

I. 银... II. 鲍... III. ①散文—作品集

— 中国—当代 ②摄影集—中国—现代 IV. ① I267 ②

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2124 号

银说话

鲍尔吉·原野 著

责任编辑: 陈晓云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68995424 (010)-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68995968 (010)-68998733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邮箱: nwpcn@public.bta.cn

版权部电子邮箱: rights@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01) 6899 6306

印 刷: 北京威远印刷厂

开 本: 889 × 1194 1/24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228-036-2/I · 010

定 价: 24.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CONTENTS

目 录

第一辑 胡四台	1
阳光碎片	2
火车	5
乡居	7
继母	11
蜜色黄昏	14
满特嘎	16
小羊羔	19
斯琴的狗和格日勒的狗打架	27
杨树明亮	30
照相	32
土墙	33
伊胡塔的候车室	34
羊的样子	35
干草	38
诺日根玛	45
阿斯汗的蓝胡子	46
狗的时间观念	48
送行的队伍	51
第二辑 蒙古音乐笔记	53
伊金霍洛那边	54



蔚蓝色的鸡年	63
酒别	66
萨如拉	70
银老师	72
腾格尔歌曲写意	78
云良	80
波如莱	82
歌唱	83
等到花儿开, 等你跑过来	89
绵羊似的走马	90
记忆	92
骑马听歌	93
雨顺瓦流	96
白云藏匿雨意	97
树叶的歌声	101
享狗福	103
对酒当故乡之歌	104
第三辑 吉祥蒙古	107
巴甘的蝴蝶	108
雪地篝火	117
黑河白水	119

CONTENTS

目录

蒙古男人	181	吉祥蒙古	184
额尔古纳芳香	179		
星子缀满天空	177		
黑酥油与白酥油	175		
牧区的动物朋友	173		
大雁幸福	171		
草	166		
风	165		
摇篮	164		
海拉尔棉鞋	162		
图门	159		
何其荣贵	155		
宝音二	148		
其其格姨妈	146		
宁丁舅舅	142		
大姑姥爷	138		
寻找鲍尔吉	134		
北呀京的金山上	131		
骑兵流韵	122		
父亲	120		



胡四台

第一辑



阳光碎片

胡四台的白天和夜晚像两个地方。这么说，早晨、中午、下午都不一样。8月的太阳把热量像卸车一样倾泻在科尔沁沙地，周遭白花花的，人被晒得睁不开眼睛。最热的时候，空气如有声音：“嗡——”，这是阳光照在沙漠上的音波，传自太阳。在白天，胡四台的房子和沙漠颜色相似，燥白；树和庄稼发灰。一切静悄悄的。到了傍晚，村庄一点点蠕动。我是说，当炊烟和小孩游动时，狗和毛驴在动，房子也走动起来，像从冰块里活过来的鱼。玉米恢复黑肥之绿，饮马的石槽淡青。我哥朝克的房上有瓦，明黄色。鸭子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竟有一群，蛋囊发发乎坠地。人们出现在家门口，全有笑容，世俗生活又回来了。

而早晨，胡四台又如另一个地方。空气的潮湿，可称为晶莹。沙漠金黄，我哥的屋瓦润红，这是雇拖拉机从甘旗卡买来的。马向我们致眨眼礼，睫毛俊美。杨树的树干白里透青，挺拔如俊男，真是“宫娥不识中书令，问是谁家美少年”。屋脚丛草沾露，朱雀、绣眼、冠纹柳莺，还有山鹧在羊圈横木和马棚顶上俯仰乱唱。保刚开始洗头。

吾侄保刚对我放在窗台上的一瓶洗发水发生兴趣。在我沐头之前，他不知这个鲜艳的塑料罐里装着什么东西。我倾之浴发，泡沫如棉，屡搓屡出。保刚赞叹：“这才是最好的东西。”他仿试，用洋井的凉水一日洗10遍。作为叔叔，我赞许贤侄清洁，但受不了他的歌声。保刚洗头必唱歌，唱歌必唱流行调：明明白白我的心。吾我尔汝，情倾爱哀，一派洋泾浜汉语。

在胡四台，草木山川甚或人的相貌都为蒙古民歌而设，苍凉恒远，像天空飘来的绸

子。保刚这个小鬼崽子用轻薄歌侮辱了风景。有一天，保刚丢了5元钱，遭我嫂子叱骂。我于心中发言：骂得好！骂得好啊！并用指骨叩桌，使吾嫂的詈骂加入板眼。

进夜，我住的东屋成为议事堂。我与朝克坐炕之两厢，中置饭桌杯盏，地上站立女人和孩子。朝克谈经济，如玉米之销售收入；谈教育与文学，如酒后教他孙子吟诵格萨尔王诗篇；谈未来，即保刚的婚事。谈完，“滋儿——”（酒过唇），问：“难道你不说一些什么吗？难道沈阳没发生什么事情吗？”女人和孩子用表情拥护朝克的提议。

沈阳每天发生非常多的事情，但我说不清楚。沈阳制造的歼8—2飞机难道不是事情吗？商厦时装秀，大街上有17000辆出租车飞驰，跟他说不清楚。我说：沈阳——蒙古语称之为“穆格敦”——有700多万人口，我不知道别人在做什么事情。

穆格敦有700多万人口？他们吸气，向上翻眼，嘴里“滋滋”地惊叹。借此，我吃点菜并喝酒。

“那么，”阿拉它姐姐吃惊地看我，“你早上一开门，就见到好多人站着？”

好多人站门口？那成专家门诊了。我告诉姐姐，在沈阳，出门会见到许多人，无论早上、中午或夜间。

咝儿——他们吸气。

“没问他们在干什么？”朝克说。

“不能问。”

“为什么？”

我回答：“修自行车的就在修自行车，不用问。”

“马路上行走的人呢？”

我说：“也不能问。问你到哪里去？那不行。工作，人们在工作。”

朝克小声对他老婆说：“他把走路叫工作。”

我嫂子更小声说：“喝醉了。”

我假装醉了，眯着眼睛，省略回答这些难题。我所喜欢的，是这么多张面孔和我血缘相通，一同沉浸在奶茶气味和蒙古语的言说中。

有一天，朝克告诉我，“明天有人看你，巴丹吉林村的满达老人，套车来。”

“是咱们亲戚？”

“没亲戚。他说想看一看沈阳人。”

我闻此言，何止意外。我不是经典的沈阳人，本生边地，侥幸遇之幸于其间谋饭，怎么宜人套车观瞻？

满达老人一早就到了。他的毛驴车厢铺着红花绿叶图案的棉被，上有旧军用水壶。进屋上炕，敬茶，朝克卷烟双手递给老人。老汉喝一口茶，鼻孔漾出烟雾，海狮胡子花白。

“沈阳的庄稼怎么样啊？”老汉开口问。

“沈阳郊县的庄稼很好。”

“唔。”老汉喝茶，问：“沈阳的天气怎样啊？”

“越来越热了。”

“可以种西瓜。”他说。过一会儿，又问“沈阳还有卖丝线的吗？”

半天，我想起马秋芬写的《老沈阳》提到上世纪20年代中街丝房的事，说“已经不卖了。”

老汉拉过我的手，捏了捏，放下，说：“沈阳有很多蒙古人吗？”

“有7万人。”我回答，“大学里也有蒙古孩子，聚会唱蒙古歌。”

“是吗？”老汉意外并感动了。

“是的。”

老汉看我，仿佛穿过我的面孔看到遥远的沈阳，而后扳腿下地，划拉鞋，说：“我走了，到纳什罕村的孙女家。”

上驴车前他转回身：“沈阳好啊！我18岁去过，已经70年了。沈阳多好。”白嘴巴的毛驴，耳朵立而又平，如挥手告别。

我目送老汉的驴车远去。他的言说像诗，像讲给自己听的话，柔软，却让人生出难过。谁能知道，科尔沁沙漠深处，有一位88岁的蒙古老汉心里怀念沈阳。多年前，有他少年足迹或许还有爱情的沈阳。像英国古谣《苏格兰的蓝铃花》唱的：多年以前，多年以前……

火车

阿拉木斯是我二堂姐阿拉它的孙子，今年五、六岁，颧骨上有个半圆的牙印，狗咬的。阿拉木斯爱笑，一笑，狗印跟着圆。他每天梳着整齐的分头来我们这儿，水淋淋的，前额有一绺毛不服梳，弯弯地探下来，使这个沙漠深处的童男有了些时髦的意思。

我们探望大伯，住在堂兄朝克巴特尔家。每天太阳升起，亲戚们陆陆续续来这里说话。朝克巴特尔家像过去的生产队部一样热闹，旱烟味，狗和小孩在大人腿间钻出钻入。门外木桩拴的马，以尾扫虻。再远一点是银镜般的湖泊。

阿拉木斯随我二堂姐而来。同行还有他的妹妹海棠花。海棠花胖而安静。她始终坐在二堂姐膝上，似乎连眼都不眨。她惟一的动作是趁人不注意时，用小胖手把丝袜从大腿娴熟地卷到脚踝，见有人观察，又悄悄卷回原处。这里方圆百里没有穿丝袜的，她是惟一的淑女。阿拉木斯则不同，指天画地，大气磅礴。倘若哪个房间传来碟子碗的破碎声以及人们的尖叫，必与阿拉木斯有关。他高声申辩，并准备夺路而逃。不一会儿，阿拉木斯又笑吟吟地回到人们中间，带着脸上的狗牙印和那绺颤颤的额发。

有天傍晚，大伙儿多喝了几杯酒，在东山墙阴凉处歇息，看几十里外的天空打闪。近处，一队骆驼沿沙丘的峰缘走下来。这时，头顶出现一架双翅小飞机，防雹或做什么事情。大伙很亢奋，在偏远的牧区，能看见飞机被认为是幸运的事情。

朝克巴特尔说：“阿拉木斯，好好念书吧，长大开飞机去。”

大伙啧啧，表示这种选择太正确了。

想不到，阿拉木斯竟沉下脸，坚定地说：“不！”

朝克巴特尔问为什么？阿拉木斯不回答，低头大步在沙地上走，无论谁问一律摇头。

阿拉木斯何以轻蔑飞机呢？后来，我父亲问，他说要开火车。

阿拉木斯说，“火车大！”他呼地伸开双臂，并左右看自己双臂够不够大。“火车，这院子也装不下。还有，火车声音大，呜——”阿拉木斯的脸已涨红。他被火车的体积和震耳欲聋的声音所折服。这是力量的象征。

显然，他认为天上的飞机太小了。二堂姐说飞机假如落在这院子里，也很大。阿拉木斯不信，说：“依嘻！”这是蒙古语表示鄙夷的感叹词。依嘻。

朝克巴特尔很不满了。说：“火车，甘旗卡就有；飞机，通辽才有。”

通辽是一个市，甘旗卡是县城。“依嘻！”阿拉木斯摇摇头。所谓大丈夫威武不能屈。

“飞机上随便喝汽水，”朝克巴特尔又说，“火车上喝米汤。”

“依嘻！”阿拉木斯连头都不屑摇了。

这是出现飞机那天傍晚的事。

我们走的时候，家族的人雇了一辆中型吉普送我们到甘旗卡，阿拉木斯也去了。在月台上，大伙等火车到来。我买了一些香瓜、杏和汽水，招待亲属。唯有阿拉木斯不吃，他焦急地向远方瞭望，或大步踱行。

车来了，我们忙于道别，搬东西。坐上位子之后，看到阿拉木斯远远地站着，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像看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表情出神，那绺头发无规则地在风中飘动。

我心里一酸，想带他走，坐一坐火车，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车开动，我看见阿拉木斯的泪水顺脸颊流淌，必是为火车而流。火车已开出很远，我感到阿拉木斯还在向这边看，二堂姐用手拽也拽不动，脚下像有了钉子。而海棠花正悄悄地用手卷丝袜，褪下去，再熟练地卷上来……

乡居

谁

家门前拴一匹马，那该有多么气派。而这在乡间才成为可能。

白马站立门前，阳光洒在身上，好像盘算一天的农事。黎明，家里人把门打开，传出许多喧哗，炊烟、吆喝、柴草在锅下毕剥，如此正规地揭开一天的序幕。

在胡四台九月的早晨，我堂兄拎来一桶清亮的井水，饮马。他用刷子耐心地刷白马的脖颈和臀部。马的筋肉在皮下舒服地弹跳。我嫂子打开鸭栏，鸭子像网中的银鱼一样飞泻入塘。猫蹲在窗台，默不作声地看这一切。

这时，孩子们在门前次第出现。他们龌龊、懒散、揉着眼睛，刚刚醒来就互相指责。摇着尾巴的狗，急匆匆地进屋并跑出来。

一个乡间的家的活力让人羡慕。就是说，当人的身影在动物中间交错闪映时，才显出家的丰足。所谓人丁兴旺并非是一张挨一张的人的面孔，还有动物——也是家的成员，还有树木和天气。

堂兄拎着铜钉的鞍鞅走过来时，白马竖起耳朵，它的睫毛遮映亮晶晶的眸子。风吹过，钻天杨哗然细语，露出绿叶背面的浅灰。而窗下骤起尖叫，这是我嫂子抓住一个孩子为他洗脸。这尖叫仿佛受到了屠杀。

孩子被洗净手脸，反变得怯生生的，茫然注视着母鸡啄食。瘫痪的大伯颤抖的低音从后屋传出——

“酒啊，我要酒……”

在这样的早晨，喧哗很快转移到餐桌上。在炒米、茶、玉米饼子、酸奶和粥之上，笼罩一片稀哩唿噜震天的吃饭声，争吵又在孩子中间发生。饭后，男人去草场，女人收拾碗筷并打孩子，阳光斜着照在墙上装满合影小照片的镜框上。

我看到这些，看到堂兄骑在马上走远，看到嫂子扬玉米粒的手在空中松开，鸭群优美地攒集岸边的时候，感到创造一个家多么艰辛，又多么诗意，满足感从四外包围过来。难怪我大伯即使在早上也以低沉的喉音呼叫——

“酒啊，我要酒……”

在乡间，家的概念被融化在草木牛羊之间，丰饶无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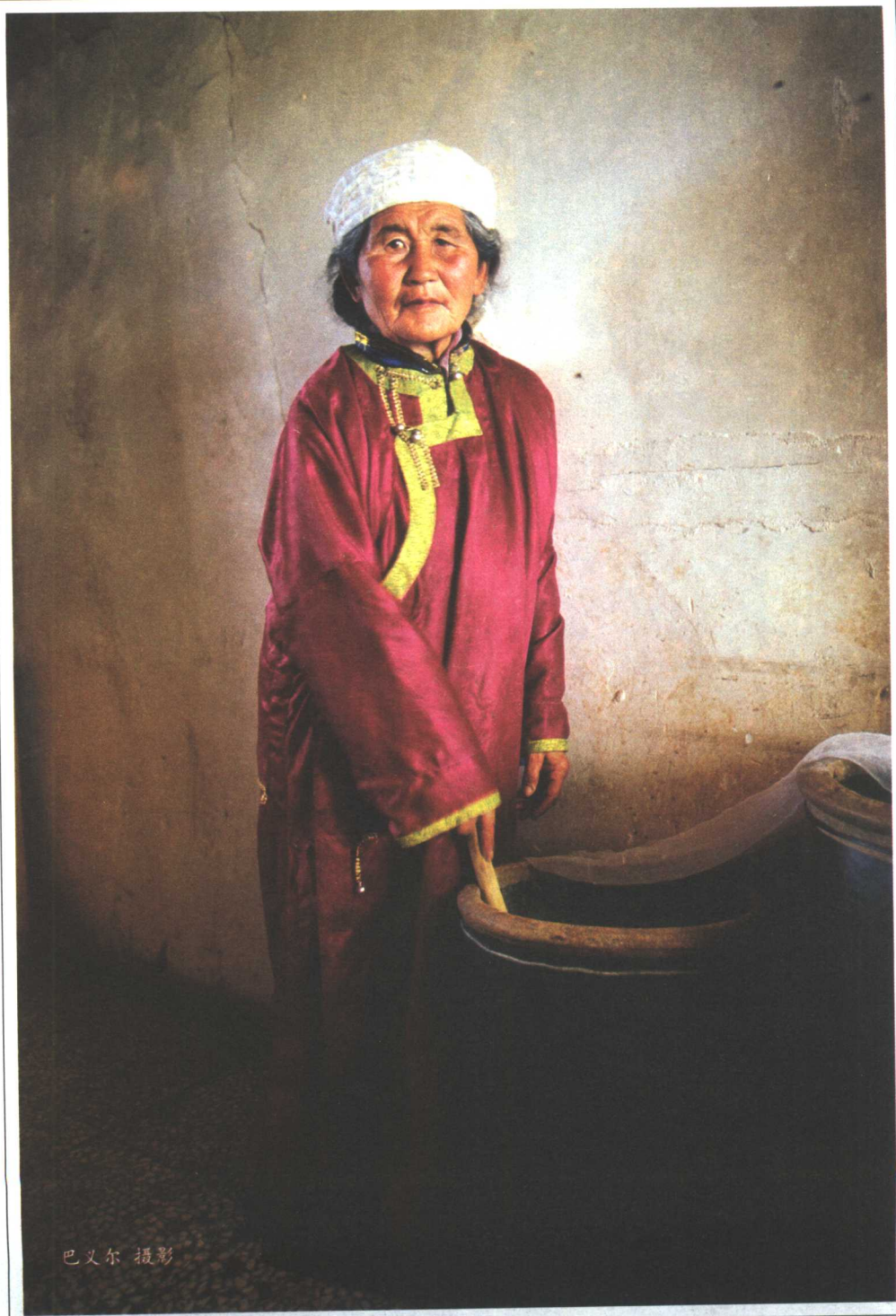




巴义尔 摄影



乌热尔图 摄影



巴义尔 摄影

继母

到胡四台的第四天，我爸说：“今天看你奶奶，咋也得去。”

他的口气虽然像商量，但很坚决。

塔娜因为感冒，头朝里躺在炕上，手拿一瓶风油精，听了这话，仿佛要笑出来。

她笑的理由我了解。我奶奶是我爸的继母。帖帖（蒙古语，曾祖母）住在赤峰的时候，多次讲述一个故事，大意是：这位继母过门之后，把鸦片拌入黄油红糖的秫米粥里，饕以我爸。那时他3岁，最喜美味。就在这节骨眼上，帖帖看出事情蹊跷，夺过碗，叱令我父亲的继母吃下去。帖帖能在风平浪静中发现饭里有事，只是她一生所历奇迹中的一种。在我儿时，听帖帖用蒙古语讲过全套的《瓦岗寨》和《三国演义》。帖帖不识字，她年轻时听汉人说书，只一遍就能把几百万字的故事记下来，且转译蒙古语。书中人物相貌秉性、兵刃屋舍乃至草木虫鱼，无不栩栩如生。当她平端尺多长的烟锅向前一戳，烟雾从唇齿浮漾之际，吐露故事可谓天花乱坠，而帖帖则庄严如故，无论厮杀场面血肉横飞，仍临危不乱，表示贵族身份的圆发髻高高挽在头顶，所谓“百会”之处。面对这碗秫米粥，我爸的继母没敢接，“扑通”跪下了。我爷爷也跟着跪下。帖帖把这碗粥顺窗户泼向当院，一条狗欢快飞舔，仆地，替我爸死去。

我妈常在不同的情境下引述这个故事，使其产生奇妙的效果。譬如我爸翻译文稿挣了钱的时候，酒醉以及拍桌子把筷子震挺高的时候，包括他在小园里种了许多向日葵，窗前蜜蜂飞舞的时候。我感到我爸一次又一次从他继母的毒害中逃逸。

我爸3岁已成阔人，以眼睛特大、偷瓜、飞掠马背和擅骂人驰名于朝鲁吐一带。他常站在墙头上滔滔不绝地、用无法称之为文雅的骂人话把富人小姐弄得不敢出屋，出屋亦心

跳耳热。乡亲们知道，当我爸爸的大眼睛乌溜溜转起来之际，就有人（包括庙里的喇嘛）和瓜要倒霉了，与我大伯的温良恰成对照。帖帖将我爸昨日之非称为聪明，让大伯放羊，我爸读书。

他们跪了一宿，第二天被撵走。我爷爷彭申苏瓦早先是个当兵的。帖帖独自抚养小哥哥俩。后来我爸也投军，远飘天涯，与其继母基本没有来往。而此时我爸这样说的时候，于我意味着到供销社买礼品，于堂兄朝克巴特尔是套马车。

路上，朝克巴特尔翻来覆去地说自己种的玉米长势好，甚至停下马车指点。在南沙梁子下面，朝克巴特尔的玉米地高出别人一头，黑绿叶子肥大，像欧洲球员与亚洲同事站在一起那样。马车轱辘在沙窝里磨蹭着，不时把大胆探头的浅粉色的牵牛花轧过去。在车厢的花棉被上，陈虹和鲍尔金娜挺身坐着，腰身随车韵律一致地扭动，以手遮阳，像给玉米仪仗队敬礼。我外甥阿斯汗惊讶地盯着辕马的臀部，后者高傲掀尾，粪蛋滚滚而下。我小时候，曾用包点心的红纸包上马粪，放在辽河工程局墙外的大道上，等贪财的人来捡。那人见左右无人，弯腰捡点心包并打开时，我们从墙后探身爆笑，羞得那人无计。

我奶奶住在依咪姑姑的东屋，破旧而凉爽，窗户玻璃爬满豆角桃形的叶子。她躺在炕上睡觉。实际说不上睡，而是一个老人临终前的静寐，像在归途上上车。我们到来，依咪姑姑叫醒了。她转过头，眼神陌生，宛如刚从另一个世界回来。即使对烟酒礼品也无眷恋之意。她身体柔软，90多岁，已经坐不起来了。看得出，她年轻时姿色不同一般，即使现在目光仍锐利，皮肤白而细。炕梢放一叠新衣服，内衣和外衣。一俟奶奶咽气，随时穿。

“介……”（蒙古语，是，是的）。依咪姑姑的额头掐两行暗紫的血印，如扑克牌的方块，她笑着抚摸母亲的头发，意谓就是这样。

我爸大眼睛看老太太，半晌没说话。

依咪姑姑大声喊：“那顺德力格尔！那顺德力格尔依日介！契尼乎必希！”

“那顺德力格尔”是家父的名字。依咪姑姑的反复喊声，企图唤起我奶奶对那个大眼睛男孩儿的回忆。后面的话是，他来了，他不是你的儿子吗？

“什么？什么？”老人目光茫然，徒劳地寻找什么。

“嬷嬷！”我爸低声叫，音有些抖，“嬷嬷……”